



郭新洋 摄

《长征交响曲》再奏宏伟乐章

◆ 曹畏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9月30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交的2016-2017年新乐季的开幕演出，举办的是以“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演出的重点曲目为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于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长征交响曲》，由他的外孙上交音乐总监余隆指挥。说起《长征交响曲》，不由得使笔者想起一些往事。

1959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之际，陈毅元帅对音乐界的人士说，纪念碑的十幅浮雕可以写成音乐作品。陈毅元帅的话激发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上海的一些作曲家闻风而动，纷纷投入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内容相关的音乐构思和创作。在建国十周年后的几年内，陆续有王云阶创作了《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瞿维创作了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刘福安、卞祖善、马友道、程寿昌合作创作了《“八一”交响诗》。而丁善德则以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史诗性的大型交响乐作品。为创作这部史无前例的力作，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丁善德在安排和做好繁重的教学领导工作之时，即多次深入当年红军经过的艰险地区，重走长征路感受红军情。通过音乐采风 and 深入生活，选择和概括了长征途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吸收了各地的民歌民谣素材，以丰富多彩的音乐表现手法，于1961年先创作完成了《踏上征途》《红军是各族人民的亲人》《飞夺泸定桥》前三个乐章。当时著名指挥家、上交老团长黄贻钧得知老友丁善德以长征为题材，创作《长



郭新洋 摄

交响曲》，非常兴奋，而且看了前三个乐章的总谱，说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表示要在此年5月第二届“上海之春”中作为上交参加此届音乐盛会的专场音乐会主打曲目。那时黄贻钧家住在虹口区，为了早日熟悉《长征交响曲》前三个乐章的总谱，他在来回乘车的车上，便在心中默默背诵这部作品的总谱。他还几次到丁善德的家里，商谈排练这部作品的各种事宜，讨教乐曲指挥的处理，并催促丁善德把后两个乐章创作完成。1962年5月，黄贻钧终于指挥演出了丁善德创作完成的全本《长征交响曲》。丁善德完成的第四乐章和第五乐章，分别是《过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连续两年演出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在上海音乐界和广大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给予了高度评价。

黄贻钧对这部开拓创新的杰作情有独钟，他在应邀去北京指挥中央乐团音乐会时，也把《长征交响曲》作为重点推

出的曲目。回到上海后，黄贻钧即指挥本团录制了《长征交响曲》的唱片，并流传到了海外。著名华裔指挥家林克昌就曾指挥过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演过《长征交响曲》，也灌录了唱片。丁善德和黄贻钧合作排练和指挥演出《长征交响曲》的过程，还被上海电视台拍成专题纪录片播放，从而留下了两位德高望重、各有建树的音乐大家亲密合作的一段佳话。

对《长征交响曲》艺术成就的评价，著名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早在1961年此作在“上海之春”演出后，就在《人民音乐》以《听〈长征〉交响曲》为题著作了历史性、赞誉性的结论，其中提到“这部交响曲既有具体情节性，又能集中地刻画形象，标题内容和音乐语言都很通俗易懂，在群众歌曲和民间音乐素材的交响化方面，在解决交响化和群众化的统一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这部作品是近年交响乐曲创作中可贵的收获”。

名家名团

超越自我的穆特

◆ 李严欢

自1976年在瑞士琉森音乐节首演至今，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的艺术生涯已走过四十载。如今的她，早已由当年受指挥大师卡拉扬提携的青涩女孩成长为同时代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而她也没有辜负前辈寄予的厚望，在音乐的道路中不断超越自我。

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穆特将与沪上乐迷再续前缘，于10月15日在东方艺术中心的独奏会中演奏莫扎特、圣-桑、雷斯皮基、库瑞尔的三部风格迥异的作品。这套与今夏她在琉森音乐节举行的首演四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如出一辙的曲目，在清晰勾勒出穆特音乐事业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展现了古典音乐的巨大变化。

莫扎特的音乐与穆特之间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见证了她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当年，13岁的她正是凭借对莫扎特奏鸣曲的出色演绎，引起卡拉扬的注意。在大师的安排下，又以莫扎特《G大调第三协奏曲》首次亮相萨尔茨堡音乐节。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莫扎特两部协奏曲，则成为她最经典的唱片之一，琴声中充盈着青春的活力和天真的气息。穆特曾说：“莫扎特的作品就像X光一样，可以穿透你的灵魂。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没有一个音符是空穴来风。”因此，过去40年中她从不曾停止对这些作品的思考与演奏，每一时期，都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解读它们。

成名后的穆特，在不断扩充自己演奏曲目的过程中，经常将目光投向一些冷门佳作，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B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便是其中之一。这部完成于1916—17年的作品，既承袭了浪漫主义的风格，某些方面又具有相当的现代意识，以其精致的节奏、极富表情的旋律、色彩绚丽的和声，成为20世纪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但却并未受到演奏家们的足够重视。好在穆特很早就发现了它的光彩，将之纳入自己的保留曲目，并以独特的视角赋予这部作品自由且个性化的新颖诠释。

闲暇时分，穆特喜欢以爵士或流行音乐作为欣赏的首选，而非古典音乐，因为在她看来“听觉上需要有些新的东西，要不然缺少了音乐的新鲜感是不好的！”这或许也是她一向对当代音乐抱以极大热忱的原因所在。近年来她首演了诸多新作，鲁托斯拉夫斯基、普列文、潘德列茨基、里姆等人纷纷将作品题献给她。对穆特而言，能参与到这些当代作品的创作和呈现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这次独奏会中她同样将以美国当代作曲家塞巴斯蒂安·库瑞尔(Sebastian Currier)的《齿轮》，为手中的乐器寻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声。

穆特是幸运的，不仅事业一帆风顺，且总有名琴与她相随。最初她使用一把加里亚诺小提琴，而后又两度更换了斯特拉迪瓦里名琴。此番伴她前来的，就是那把制于1710年、被称作“杜恩-拉文勋爵”的斯特拉迪瓦里。她将其视为“身体里最好的一部分”，称其真正与自己的灵魂相连，“它帮助我在音乐中融入并激发出更多的内心情感，带给音乐厅中所有人一段恒久美好的记忆。”

“当我得到了一把小提琴时，我就立志要当一个小提琴家，别的什么都不干了，我希望用小提琴来感染人类。”如今穆特已然如愿。2015年岁末，柏林爱乐乐团的除夕音乐会中，一袭抹胸长裙闪亮登场的她，作为嘉宾仅演奏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和拉威尔的《茨冈》两首乐曲，却依旧以精湛的琴艺和绰约的风姿成为全场的焦点。此刻，她正向着艺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攀登。



此次德奥音乐之旅，以欣赏歌剧为主，也听了音乐会，主要是匈牙利钢琴大师席夫的音乐会，还有两场管风琴演奏。

先说席夫，席夫的大名鼎鼎，已不用多介绍了，几年前他在上海音乐厅的独奏音乐会，轰动沪上，至今成为美谈。8月3日，我们在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协会音乐大厅欣赏了他的钢琴音乐会。顺便说一句，人口才约十五万的萨尔茨堡，演出场所之多，观众人气之旺，令人难以想象，不愧为世界闻名的音乐之乡。那天听席夫的音乐会，因为有多处剧院差不多同时有演出，我们又人生地不熟，差点跑错场所，几乎是在开演前几分钟，才终于找到莫扎特协会音乐大厅。看上去那是老建筑，两层，约近千个座位，舞台比较高。音乐厅虽不大，但舞台中央的上方居然有管风琴，古色古香。

席夫钢琴音乐会的形式非常独特，颇富创意，我们以前闻所未闻。他先演奏了舒曼的《蝴蝶》和德彪西为爱人所作的《儿童乐园》，接着舞台上出现了有趣的场景：因为《蝴蝶》是舒曼当年读了作家约翰·保罗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妄自尊大的时期》的最后一章“幼虫之舞”后，有感而发创作的钢琴组曲，所以音乐会由木偶演员上台“还原”演出小说中的故事场景，席夫则坐在舞台左侧，根据剧情、配合演员，再次演奏了一遍舒曼的《蝴蝶》，真是风趣生动，

席夫与木偶表演

——德奥音乐之旅(三)

◆ 任海杰

别开生面。

下半场，更是一台木偶大戏：德彪西的《玩具箱》。《玩具箱》先有钢琴版，后由德彪西改编成管弦乐，描写了丑角木偶波利斯奈尔、少女木偶和士兵木偶的爱情争斗故事，因为情节都发生在一个大玩具箱里，故名《玩具箱》。席夫依然坐在舞台左侧，用一架钢琴为木偶戏配乐，甚至成为其中的一员——演出刚开始，席夫就做睡眠状伏在钢琴上，后被一位木偶演员“唤醒”，才进入钢琴伴奏状态。整台演出，木偶戏的

精彩幽默，妙趣横生，令观众不时发出轻微会心的笑声；席夫的美妙琴声、甘当绿叶的胸怀，则更令人赏心悦目、肃然起敬。音乐会结束，席夫和木偶演员谢幕，席夫依然得到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

据说，为了拓展古典音乐的观众面，席夫近年来已多次作过这样的“跨界”尝试，受到好评。本场满座的热情观众，几乎都是为了席夫而来的。这种形式的音乐会，对我们国内同行来说，不无启发。

美景诗书画评乐

天象亦尽意

◆ 景在平



静如止水动若风，
直似松竹曲如弓。
小溪组曲幻芭蕾，
五色无色化五行。
弦于无形烟于声，
舞于物外蹈环中。
象于象外抽具象，
离圆遁方气如空。

——2016年9月11日晚东艺歌剧厅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上演，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之芭蕾舞。巴赫德文原意即小溪。编舞者海因兹·史波利从巴赫组曲和风水土水等自然元素获得灵感，以一把大提琴撑起整个舞台，用一个轻烟缭绕的大圆环和红黄蓝绿诸色舞服将一部三分十八乐章的现代抽象芭蕾串起来，恰似一幅现代抽象水墨画。形与声相启，意与象相起，诗与乐相随，气与韵相追，边享边想中诗书画乐舞幻化为一体，天象亦尽意也。